



婚礼回眸，我含笑的眼，看见了你的阴霾，
却为何，再也寻你不着

隔女婚有眼

[暖冰/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隔女昏有眼

Ge Hun You Yan

暖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婚有眼/暖冰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19-05614-1

I. 隔... II. 暖... III. 推理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909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聂晓珂 马妮璐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99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05614-1/I · 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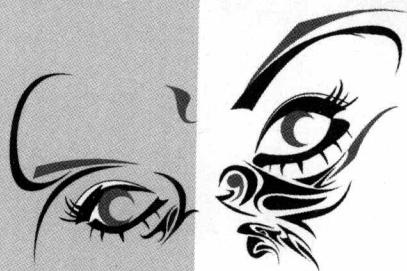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隔 如 有 眼

目
录

CONTENTS



1/第一章

迷离的梦魇

18/第二章

葬礼的迷踪

34/第三章

绝望的深渊

45/第四章

悬疑的命案

66/第五章

萧条的小镇

90/第六章

失忆的童年

105/第七章

失踪的室友



隔
婚
有
眼

114/第八章
错综的关联

128/第九章
捕获的鸳鸯

139/第十章
尘封的往事

148/第十一章
荒唐的计谋

156/第十二章
惊天的黑幕

170/第十三章
惊险的奇遇

184/第十四章
结婚的请柬

196/第十五章
替身的新娘

210/尾声





清晨的阳光透过红色的窗帘映在孟子晴白皙的脸上，她微微地张开双眼，长长的眼睫毛慵懒地向下低垂着，红色的婚床是如此的温暖而惬意。她微侧着身子，半支着手撑着头，陶醉地看着睡在枕边的楚扬，看着这个刚刚升级为自己老公的男人，看着那张如孩童般熟睡的脸庞。

孟子晴悄悄地起身，她要为他准备婚后的第一顿早餐。打开卧室的门，她嗅到了客厅里百合花的馨香。墙壁上挂着她与楚扬的婚纱照，这一张照片是两人共同挑选的，因为挂在彼此脸上的是最真诚、最幸福的笑。她凝视着新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款家具、每一件物品，温馨即刻弥漫了整个心房。与他六年的恋情终于修成正果，此刻，只与幸福有关！

孟子晴扎着淡蓝色的围裙在厨房里煎着荷包



蛋,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她端起盘子准备把蛋从锅里盛出来,这时楚扬悄悄地来到了她身后,轻轻地搂住她纤细的腰肢。

“老婆,你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可真是能干,谢谢!”楚扬将头伏在孟子晴的肩上轻声耳语。

“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孟子晴转头问道。

“是你做饭的香气把我给唤醒了!”楚扬依旧伏在孟子晴的肩上,双臂用力地搂住她,安静地嗅着她发上洗发水的香味。

午后,孟子晴悠闲地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葡萄,一边看着她最热衷的韩剧。这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打破了这种休闲的气氛。

“喂,你好,我是孟子晴。”

“子晴,我是曦晨啊!刚刚听说你结婚了,真替你高兴!”

“哦!谢谢!”孟子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但是紧接着,一个偌大的疑问从她的脑海中闪过,“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沈曦晨昨天分明来参加了我的婚礼,怎么又说是“听说”呢?

“子晴,我很遗憾没能来参加你的婚礼,我想你现在一定幸福得快死掉了吧!我在这里祝你新婚愉快!”

“等等……你说什么?!”孟子晴惊异地问道,“你昨天不是来参加我的婚礼了吗?”

“什么?哈哈……”话筒里传来了一阵轻吟的笑声,“你该不会是结婚忙糊涂了吧!我现在人在罗洋,怎么去参加你的婚礼啊!”

“不是吧!你可不要吓我,昨天在婚礼上我明明看到你在向我招手,就在咱们班同学的那桌酒席上,怎么可能不是你呢?”

“看来你还真是想我了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当我昨天去过了!新婚愉快,我就不多说了。”

“哎,先别挂电话呀!”孟子晴对着手机焦急地喊着,可是对方已经挂断了。怎么会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沈曦晨在跟我开

玩笑吗？孟子晴的思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怎么了，老婆，电话是谁打来的？”这时，楚扬走了过来，惊奇地问道。

“是我的大学同学，也算是你的校友吧，她叫沈曦晨。”

“沈曦晨？”

“是啊，怎么，你认识啊？”孟子晴挑眉问道。

“不，不认识！我看你接完电话后脸色好像不大对劲，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也不知道，可能真的是婚礼上太忙，看花了眼，沈曦晨说她人在罗洋，可是昨天我竟然在婚礼上看到了她。”

“会不会是她和你开玩笑呢！这样吧，我帮你打过去问问。”

说着，楚扬拿起了孟子晴扔在一旁的手机。“咦，奇怪了……老婆，你确定你刚刚有接到电话吗？”楚扬一脸惊异地看着孟子晴，“怎么没有记录的？”孟子晴一听，诧异地看着楚扬，她一把抢过手机查看起通话记录，却惊讶地发现，所有的记录都是昨天的，今天根本没有任何通话记录。她的心不禁一颤，手指也随之颤抖起来，她拼命地在电话号码簿中查找“沈曦晨”这个名字，仍旧一无所获。

“天哪！怎么会这样？”她下意识地惊叫。

孟子晴反复地回忆着昨日在婚礼上的一幕：沈曦晨和其他几位大学同学坐在一桌，她坐的位置恰好面对着典礼台，她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不时地向孟子晴挥手，手上还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机……记忆如此清晰，怎么可能会是幻觉呢？

孟子晴疾步奔到电视柜前，从抽屉里面取出了昨日婚礼录像的碟片，她将碟片装进DVD影碟机里，神情愈加紧张起来。“老公，你帮我播放吧！”她将遥控器递给了楚扬。

“老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楚扬关切地问道。

“你先别管了，快点帮我播放，把录像调到典礼的那一段，快



一点!”

楚扬凝视着孟子晴慌乱的表情，无奈地接过遥控器，经过一番调试后，结婚典礼时的画面赫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孟子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搜索着沈曦晨的身影，等待，再等待……终于，镜头转向了她大学同学的酒席上，她的心跳急剧加速，双手紧紧地抓着楚扬的手臂，她用目光搜索再搜索……结果出现了：座位是满的，沈曦晨果真不在现场！只是，关于沈曦晨的那段清晰的记忆却让孟子晴不愿放弃，她再次将碟片从头到尾播放一遍，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可是仍然连沈曦晨的半个人影也没能找到！

事实摆在眼前，她纵使有再多的不甘心也无济于事，除了相信那天在婚礼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又能如何呢？

婚后的三天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孟子晴回归到繁忙的工作岗位上，作为一名供职于外企的白领丽人，她拿着高额的薪水，同样也做着高强度的工作。忙碌而紧张的生活使她逐渐淡忘了婚礼上的那段奇怪的记忆。

周末的晚上，孟子晴下班后回到家，楚扬正在卧室里收拾衣服，他将几件换洗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依次放进皮箱里。

“老公，你在做什么？”孟子晴走上前问道。

“哦，老婆你回来了！公司想在绳阳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派我出差，明天早上出发。”

“出差？怎么又出差啊！要去几天啊？”

“大概三天吧！事情办完了我会尽快回来的！”楚扬放下手里的衣服，拉起孟子晴的手，笑盈盈地说道：“好老婆！三天很快就过去了，你在家乖乖地等我回来，想我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孟子晴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撒娇似地扑进楚扬的怀里，双手紧紧

地抱住他的腰，神情娇柔而妩媚，楚扬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低下头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深吻。

家里没有了楚扬，便失去了温馨四溢的感觉，孟子晴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客厅里，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突然间变得空荡荡的，沉静而寂寞的氛围让她感到浑身发冷，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她转身去卧室取了一件外衣披在身上，随手打开了电视机，可是没有楚扬陪着她一起分享，电视剧也变得了无生趣，胡乱看了一会儿，她便关了电视机，回卧室去睡觉了。

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她感觉被子格外的潮湿阴冷，灯光也特别的苍白刺眼，于是她起身将日光灯关掉，蜷曲着身子慢慢睡去……

手机铃声在午夜响起……

孟子晴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所惊醒，她睡眼蒙眬地抓起枕边的手机。

“喂，请问是哪位！”

“是我……沈曦晨！”话筒里传来了沈曦晨轻盈的声音。

“什么！”睡意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孟子晴猛然坐了起来，此刻，她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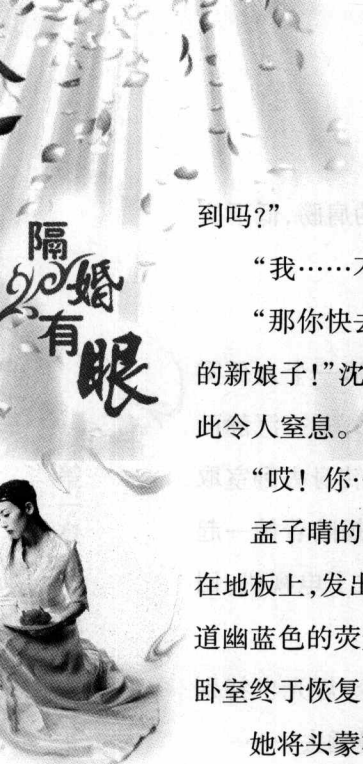
“子晴，听你的声音好像特别紧张似的！怎么？一个人在家吗？”沈曦晨的声音越发轻盈，仿佛飘荡在空气中一般。

“没……没有！这么……这么晚了，你打电话过来有什么事吗？”孟子晴感觉自己的舌头和嘴唇都已经不再受大脑支配。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上次打电话忘记问你了，我那天虽然没有去参加你的婚礼，不过你应该收到我的红包了吧！”

“红包？什么红包啊？”孟子晴听得满头雾水。

“当然是祝贺的红包啊！祝福你和新郎百年好合啊！你没有收



到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记得看见你的红包啊！”

“那你快去看看，千万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晚安！我幸福的新娘子！”沈曦晨不仅声音轻盈，语气也透着阴森古怪，每句话都如此令人窒息。

“哎！你……”手机里只传来一阵嘟嘟声。

孟子晴的心脏超负荷地跳动着，手机从颤抖的手指间滑出，跌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此刻，漆黑的卧室里只有手机发出的那道幽蓝色的荧光，让她觉得阴森恐怖。她颤抖着手打开床头的台灯，卧室终于恢复了原本的光亮。

她将头蒙在被子里，脑海里却忍不住反复地回响着刚才所听到的一切。婚礼的红包，怎么可能？如果沈曦晨那天没有来参加婚礼，又怎么会有她送的红包呢？可是在她的记忆中，沈曦晨分明是来过的，但她并没有收到红包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孟子晴的心里越发觉得恐惧，也越发想弄清事情的究竟，与其躺在床上惊慌失措，不如亲自去揭开谜底。

孟子晴胆战心惊地走下床，打开柜子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红色的方盒子，里面装着婚礼当天收到的所有红包，她慌张地将红包全部倒在地板上，胡乱地翻着、找着。突然间，“沈曦晨”这三个字窜进了她的视线中，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双手已颤抖到了极点，于是她用左手握着右手臂，让右手尽量平稳下来。她费力地将红包拾起来，一点一点地将红包打开，她的手指触到了一张纸币，谜底即将揭晓……

孟子晴缓缓地抽出里面的东西，却瞬间惊得目瞪口呆，原来自己手里握着的竟然是一张一百万的冥币，她慌忙地将冥币扔在地上，自己也跌坐在地板上。这一刻，她感到浑身瘫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她好想大声地叫喊，喊出心底无限的恐惧，可是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

卡住了，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意识也渐渐模糊……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在枕边持续地响着，孟子晴的意识逐渐清醒过来，她费力地睁开双眼，只觉得头一阵剧烈的眩晕，视线也有些模糊不清。翻开手机机盖，来电显示为“办公室”。

“喂！”孟子晴有气无力地接起电话。

“子晴，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听你的声音好像很虚弱的样子，生病了吗？”

“哦，是从经理啊！我今天是不大舒服……”

“那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我帮你请假。”

“谢谢！”孟子晴缓缓地合上了手机。突然间，她的记忆里浮现出昨晚午夜时的那个神秘电话，然后是那张一百万的冥币……

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到床上来的？手机又是什么时候回到枕边来的？还有那张冥币跑到哪去了？为什么自己一点记忆都没有？孟子晴的头越发眩晕起来，她走下床用力地拉开窗帘，刺眼的阳光不由分说地射进卧室里，她突然打了一个激灵。

她立即查找手机的通话记录，不料情形却与上次一样，除了昨日白天的几条记录外，再无其他！她迅速打开柜子下面的抽屉，那个红色的方盒子也原封不动地躺在里面，她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打开，婚礼当天收到的红包全部整齐地放在里面。她将这一沓红包通通翻查了一遍，根本就不存在沈曦晨说的那个红包。

怎么会这样？难道昨天半夜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吗？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记忆还是如此真切呢？想到这些，她的额头不禁冒出了冷汗，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以缓解身体的冰冷与内心的恐惧！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好怕！”她拨通了楚扬的电



话。

“不要怕，再坚持一晚老公我就回去了，乖乖的，好吗？”

“可是……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浑身发冷，我今天晚上真的不敢一个人在家！”

“那就找菲菲过来陪你一晚吧！就这一晚了，明天我就回去了，好吗？”

“那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孟子晴嘟着嘴，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一上午待在家里，那个午夜的电话如飘荡在空气中的幽灵一般，步步逼近，入侵着孟子晴的脑细胞。即便钻进被子里，身体也冷得不停发抖。算了，还是去上班吧！

当孟子晴走进办公室时，丛经理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子晴，你怎么又来上班了？”

“我……已经没事了，不想在家待着。”

“没事了？”丛经理一脸狐疑地说道，“工作用不着这么拼命吧！都生病了还不好好在家里休息！你看你的脸色苍白得要命！”

“是吗？其实没什么大碍的。”孟子晴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庞，却发现自己的脸也同手一样的冰冷。

下班后，孟子晴打车回家，途中恰好路过董菲菲居住的公寓，便顺路来接她。

董菲菲是孟子晴大学时的室友，也是她这么多年来最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上大学时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孟子晴性格柔弱，而董菲菲的性子却很刚烈，看她一头乌黑的短发，清爽利落，做事也总是像男孩子一般洒脱。她们一个需要被保护，一个常把自己幻想成武艺高强、惩恶扬善的女侠，于是董菲菲便自愿担当起了孟子晴的“护花使者”。后来，在她们上大三的时候，英俊潇洒的楚扬闯入了孟子晴的生活。从此，他便成为了董菲菲的接班人，董菲菲也总是开玩笑似地称

他为“情敌”。

孟子晴与楚扬的新家安在城北的怡园小区内,该小区北依静越风景区,西临丽江公园。小区内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各种设施都很齐全,在这一带属新型高档小区。

下车后,董菲菲对这里的居住环境赞不绝口。她们乘电梯上了四楼,孟子晴从手提包里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菲菲,快请进吧!”

董菲菲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继续称赞道:“我说子晴,你们这房子还真是不错啊!装修得也蛮有品位的,在这上面投了不少钱吧!”

“还行,钱是没少花,不过我爸爸帮付了一半!”

“是吗?你老爸可真是有钱,呵呵!要是换成我老爸,不管我要钱,就烧高香喽!”董菲菲笑嘻嘻地道。

吃过晚饭,她们一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中的男主角总是被野蛮的女主角欺负,董菲菲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孟子晴则握着水果刀安静地削着苹果。

“菲菲,毕业后你和咱们班的沈曦晨还有联系吗?”孟子晴突然问道。

“沈曦晨?没有什么联系啊!怎么突然想起问她了?”董菲菲不解地反问道。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我结婚那天,你看见她了吗?”

“你结婚那天她来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啊!听说她现在在罗洋工作呢!”

“她……真的在罗洋吗?”

“不知道,我也是听同学说的,你今天吃错药了,怎么突然关心起她来了?”

“没有,只是很多年都没联系了,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孟子晴接着问道,“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以前我有她一个毕业时的手机号码,去年同学聚会时我打过一



次,是个男的接的,说我打错了,后来就被我给删了。你要是真想她了,就问问她同寝室的人吧!她们应该知道。”

“哦,好……”孟子晴下意识地点点头。

她将削好的苹果递给董菲菲,起身说道:“你先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我去书房用会儿电脑。”

孟子晴在网上登陆了班级校友录,她查看了所有留言记录,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沈曦晨的消息,于是她发了一条信息,上面写道:“同学们,如果你们谁知道关于沈曦晨的消息或联络方式,请发到上面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她,谢谢!”

临近下班的时候,孟子晴兴奋地整理着办公桌上的文件,想到楚扬很快就要回到自己的身边了,期待与喜悦夹杂着,把她的心弄得痒痒的。然而,意料之外的失落降临了,楚扬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由于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没有处理完,他还要继续在绳阳住上一晚。热烈的期盼就这样被当头泼上了一盆冷水!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孟子晴不想再打电话让董菲菲过来陪她,即使她的心里仍然害怕着一个人的夜晚。只是,无论今晚等待她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孤单和恐惧,她都下定决心要勇敢地去面对!

又是一个孤独而寂静的夜晚,仍然无心看电视,或许是因为孟子晴的心里一直在惦记着校友录上是否有人回复她的信息。

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她用冰冷的手轻轻地操纵着鼠标,一步步进入班级校友录。在网页即将被打开的一刹那,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这一刻,她心里装着期盼,期盼着将有人告诉她真实的结果;心底又藏着恐惧,恐惧将发生的不可预见的未来!然而,当班级校友录上的留言记录一排排地映入眼帘时,她并没有看到任何想知道的信息。同学的回复除了“不知道”就是“有她一个毕业时的电话号码,你打一下试

试看吧！”

这个沈曦晨到底在搞什么鬼？难道在玩失踪游戏吗？为什么全班同学都不清楚她的去向，只是听说她毕业后去了罗洋，可是具体在罗洋做什么工作呢？这么多年不见了，为什么我会突然产生在婚礼上见到她的幻觉？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别人呢？孟子晴不禁陷入了沉思。

突然，音箱传出了网站的提示音：“您有新的小纸条，请注意查收！”这突如其来的声响不禁使她的心里一惊，手也随之颤抖了一下。她快速地挪动鼠标将“小纸条”打开，原来是苏丽云发来的，上大学时她是沈曦晨的室友，莫非她真的知道沈曦晨的下落？孟子晴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电脑屏幕上，连心脏也仿佛在瞬间停止了跳动！

“小纸条”终于被打开了，她惊讶地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又一个疑问从脑海中闪过，苏丽云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呢，需要用这么大篇的文字来讲述？谜底就在眼前，等待着她去揭晓！

子晴：

我之所以发小纸条给你，而没有直接在网上留言，是因为我今天告诉你的一切，都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希望你能够保守这个秘密！

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到沈曦晨，但我想一定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作为知情者，我有义务告诉你不要再找她了！因为你已经找不到她了，现在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读到这里，孟子晴不禁打了个寒战，她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后面的内容！但无论结果如何，她还是屏住呼吸继续看下去。

我上个月因为拨不通她的手机，所以往她的家里挂了电话，才得



知了她死亡的噩耗！听她的姐姐说，在半年前她不幸遭遇了歹徒的强暴，后来便终日郁郁寡欢，经医生诊断她患了严重的神经性抑郁症。今年8月份，也就是三个月前，她趁家人都不在家时，割腕自杀了！

她的家人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让曦晨死不瞑目，虽然我现在告诉了你，但你一定要让它继续成为秘密……

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读完了整篇内容，孟子晴早已惊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她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如此残酷而恐怖的事实让她觉得毛骨悚然，她跌入了一个无法想象的深渊！此刻，她全身抽搐着，冷得缩成一团，恐惧从心头蔓延到冰冷的手指尖！

她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放着婚礼上沈曦晨向她招手的动作，那么轻飘飘的手臂、那么素气的白衣、那么冰冷的面孔……天哪！那不是鬼影是什么？还有那两个查找不到的电话号码和那张装在红包里的冥币！这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原来都不是幻觉！是啊！这么多古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沈曦晨的鬼魂所为，又有哪个凡人可以做到？

正在这时，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声音时快时慢。此刻，恐惧已经侵入了她的骨髓。

孟子晴慌乱地朝洗手间的方向望了一眼。而后，她费力地站起身，颤抖着双脚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她打开洗手间的门，一摊鲜红的血液从里面流了出来……

孟子晴浑身战栗起来，她忽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仿佛连发根都竖了起来！在这种死寂无声的深夜里，连空气都沉闷得让她感到窒息！她用颤抖的双手扶住墙壁，以支撑已然瘫软的身体。几秒钟的时间，她在心里挣扎了上百次，到底要不要开灯？她多么希望能有人给她一个答案。然而，心里还在犹豫，手指却已经鬼使神差般地向墙壁上的开关靠近，或许，查明真相对她的诱惑力已经超越了心底最深的恐惧！

洗手间的灯被打开的一瞬间，她终于看到了惊魂的一幕！一个披